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心香一瓣

风车茉莉

○张响响

开花了。

就一朵。素白地开在藤蔓间的侧枝丫上,五瓣旋开,像谁用指尖特意捻出的纸风车,颤颤巍巍,玲珑得几乎要化在风里。若不俯身细看,它便又悄然隐入半墙浓绿的叶片间。似生在枝叶交错深处的精灵,汲尽晨间清露,揽遍月下晚风。沉寂许久,待晨光漫过,终于攒够了气力,悠悠地睁开了眉眼。

当初卖花人信口说,这是丁香,盛放时满院生香。我便想起戴望舒《雨巷》里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,结着愁怨,也携着清芬,撑着油纸伞,在蒙蒙细雨里款款走来。于是,满心欢喜将它带回,种在院落一角,心底也同时种下一粒期盼的种子。

浇水,施肥,看它抽条、爬藤。盛夏烈日炎炎,总担心它熬不住灼灼骄阳;寒冬

霜雪压枝,又牵挂它能否抵挡住彻骨严寒。也曾劝自己放手,任其自然,不必再等。可耐不住心里那份遐想:待清风徐来,推开院门,便能撞见一院丁香烂漫。于是,一等再等!

这一等,便是整整三载。直到此刻,看着眼前这朵如苔米般清秀的小花,才恍然醒悟。哪有什么丁香。它有名字的——风车茉莉。我不禁凑近了闻,那香气丝丝沁入心脾。我忽然觉得,它比记忆里那株想象中的丁香,更适合我的小院。查阅资料方知,它的花语为万德吉祥,寓意守得住沉潜时光,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吉祥与荣光。

次日。一朵、两朵、三朵……像是得了某种默契的邀约,风车茉莉次第盛开,沿着藤蔓、顺着院墙,层层叠叠地向上铺展。微风过处,暗香浮动,不浓不烈,恰好沁润整座院落。没有丁香的妩媚,也无玫瑰的华丽,却安静地开出独属于自

己的从容。

静观满墙迎风摇曳的小花,原来草木各有天道。有的赶在春风里惊艳世人,有的必须默默扎根,熬过寒暑,在漫长的缄默之后,才不急不躁地吐露芬芳。世间从没有一张统一的开放时刻表。晚一点开花,又有何不可?人生,大抵也是如此吧。

三年前,女儿高考失意。焦急、茫然,在旁人眼中,她仿佛是一朵不知何时才开的花。她无奈接受现状,走进大专校园。浮躁、彷徨夹杂着不甘与委屈,被悉数收进箱底。那些深夜迟迟不肯熄灭的台灯下,她把揉皱的习题反复抚平,更像抚平内心那些忽明忽暗的褶皱。与自我怀疑反复厮磨,成了她一个人走过的暗路。她在自己的时间里,慢慢扎根,向上求索。

而今,三年过去了。开学在即,她将奔赴新的院校,走向一片未知的崭新天地。原来早与晚,并非衡量成败的唯一刻

度。丁香有丁香的清雅,风车茉莉有风车茉莉的坚韧。不必艳羡别人提前抵达,也不必苛责自己走得太慢。允许一切的事与愿违吧,失去的,绕行的,何尝不是生活的另一种形式馈赠。

李娟在《我的阿勒泰》里写道,母亲对她说:长在沙漠上的树,什么叫有用?它不能做栋梁,也不能做柴火,就只是好好长在那里,难道就不算意义吗?是啊,何必非要活成世人预设的样子。不是所有人都要挤在同一条轨道上奔赴同一个远方。这株风车茉莉不急着开花,哪怕真的只痴长藤蔓枝叶,不开花,又有何不可?

所有沉寂的时光,都在为某一时刻的绽放蓄力。只要不曾停下脚步,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,都会等来自己的微风拂面。那风会旋开每一朵蓄谋已久的素白,让它们像风车一样,吱呀呀地转动起来,把一个人的暗路,转成满墙清明的晨光。

然后,花开满墙。

人在旅途

沪上行

○田楠

在我的印象里,上海是一座遥远朦胧、覆着复古滤镜的城市。如今身处繁华的上海大都市,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繁华时尚。

张园是上海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、建筑形式最丰富的石库门建筑群,素有“海上第一名园”的美誉,也是清末民初上海规模最大的公共活动中心,上海最早的电灯、自行车、室外照相馆都诞生于此。园区留存42栋历史风貌建筑,涵盖28种中西合璧的石库门样式,清水砖墙、雕花门窗、欧式拱券与中式天井交融共生。

缓步入园,商铺以独立庭院布局,各家门店的灯光陈设、软装搭配与建筑肌理浑然一体,宛如一件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每一处庭院都别致精巧。门外绿植雅致,搭配古色古香的休闲桌椅,静坐品茗,闲适惬意之感油然而生。

置身其间,我不得由心生遐想,恍若化身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,身着旗袍、轻摇团扇,款款漫步园中。忽见一位男士姿态洒脱地取景拍照,身后红砖青瓦交织,墙面沉淀着岁月的温润斑驳。百年历史的厚重质感,与现代门店橱窗相得益彰,沧桑古朴之余又不失灵动气息,让眼前的景致增添几分动人的故事感。

漫步张园,处处传递着松弛、陪伴、治愈与愉悦的情绪价值。田园康乐、情绪树洞、冥想疗愈、香氛美学、手工体验等多元空间,让我们暂时脱离紧绷的工作节奏,真切感受生活的美好,在沉浸式体验中获得情绪滋养。

次日前往徐汇滨江。百年之前,这里曾是上海民族工业的集聚之地。开阔的徐汇滨江映入眼帘,江风习习送来凉意。江岸旁,是有着百年历史、曾为亚洲最大的上海水泥厂旧址。老厂房、煤码头、龙华机场的历史遗迹依旧清晰可寻。这些饱经岁月沉淀的工业肌理,与现代潮流艺术、滨水休闲场景巧妙相融,两种看似迥异的气质温柔共生,勾勒出独特的城市韵味。

来到南京东路的百联ZX创趣场,强烈的视觉冲击扑面而来,各式各样的模型手办、动漫游戏周边琳琅满目,仿佛置身奇幻的二次元世界。我对这些新潮业态不甚了解,同行之人十分细心,主动询问玩偶款式,打算为孩子们挑选一份心仪的礼物。受到感染,我也为家里的小朋友挑选了合适的礼物。

上海城市建设中人文温度的营造打动人心,让漫步其间的人们真切感知建筑肌理、草木风物、江河水岸与日常生活相融共生的美好图景。

漫画



“数字路障”

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



中秋泛舟

新华社发 袁福洪摄

往事难忘

超级厨师

○刁洪兵

晨跑时,遇见一对父子一前一后也在跑步,父亲约四十几岁,儿子大概十六七岁,互相鼓励加油。眼前一幕,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烧菜的往事。

一九七四年,父亲调到射阳县工作,母亲仍在阜宁县粮食系统上班。小时候,母亲管不了我。一九八三年秋天,我上初三,母亲考虑到中考是孩子人生的“分水岭”,担心我学习松懈,可能会名落孙山,要求父亲把我带在身边。父亲几经周折,终于将我阜宁转学至射阳。

平时我家做饭、做家务,都由母亲负责。父亲对煮饭烧菜毫无经验。

刚开始,我在父亲的单位食堂临时就餐两周。但食堂一日三餐的开放时间与上学时间不吻合,我多次因迟到被班主任批评。

无奈之下,父亲从新华书店买回来一本菜谱,照着菜谱,学习烧菜。

父亲没有烧菜的经验,从零开始,弄出一些“笑话”。一个周末,父亲买来三四斤排骨,打算改善一下伙食。他排骨时,他一边看我写作业,一边打扫卫生。等他想起厨房锅里的排骨,急忙跑过去掀开锅盖时,一股焦糊味扑鼻而来。排骨表层焦黑,内里的肉还没炖熟。

父亲很尴尬。给我热了早晨买的油条和烧饼。对我说,将就一下,填饱肚子,下次爸爸一定做好。我没敢笑。

一次,父亲买回来活鱼清蒸。他反复掀开锅盖,看鱼熟了没有。端上桌的鱼外形完好,鱼骨边上的鱼肉还半生半熟,有股腥味。他坐在桌旁看我吃,我挑煮熟的部分吃了,半生的留在盘底。为了激发父亲烧菜的积极性,我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:“爸爸,您这清蒸鱼风味独特,与众不同,您真是一个‘超级厨师’!”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对我露出笑脸。

还有一次,父亲说,让我品尝他炖的鸡汤。因为放盐太多,鸡汤出锅特别咸,他连忙往汤里加开水、加白糖,但还是很咸,父子俩只好把鸡汤当成白烧鸡。

勤能补拙,久“厨”成师。经过一次次实践、一次次纠错,父亲逐渐摸索出煮饭烧菜的门道,练就了炉火纯青的厨艺。我的饮食质量明显改善。

中考金榜,我成绩优秀,父亲兴奋地用力把我举了起来。母亲和姐姐为父亲竖起大拇指,说你这个“超级厨师”功不可没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我仍然记得与父亲一起生活的那段时光。

○刘波

说完他喝了口茶,目光望向远方,映着满河水光。

夕阳渐逝西斜,九条河水被染成金红丝带,静静铺展在平原上。龙珠岛安然浮在水波中,树影鸟影落在水里,随着水面轻轻晃悠。飞鸟归林,四下里静了下来,只剩水声风声,偶尔一两声蛙鸣。

船老大解开船缆,招呼我登船。归途上,他哼起乡间小调,歌词听不真切,只觉调子悠悠缓缓,是《拔根芦柴花》的腔调,已然和流水、晚风、暮色糅在一起。

离岛时我回头望了一眼。晚雾慢慢升腾起来,龙珠岛的轮廓渐渐模糊在暮色中。

水养着人,人敬着水。那岛已浮沉了千百年,那树花开了又落,那九条河的水,就这样聚了千百年。它们从不回来的人是谁,只管用雾气、露珠、淡淡的花香,把人留住,然后再送走。

船老大的小调还在耳边。这片水的魂魄,就在那支悠悠缓缓的调子里。不急,不争,却从不曾断过。

我的叔公

○丁建容

悠悠岁月

嘴里嘟囔着:“我就不信弄不好……”

收割、脱粒、晒谷、收场这些农活,他样样在行。就连旁人看着犯难的堆草垛,他拖着残腿也能稳稳爬上去。夕阳下俯身码草的背影,仿佛是镀了金边的剪影画,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,他总是一边码,一边扯着嗓子,嫌下面遛草的人动作太慢。

叔公这一生,不欺弱小,不畏强横。在外若遇人刁难,他从不示弱、据理力争。

他的脾气,在家里没少起风波。婆婆性子要强、遇事追求完美,叔公眼里容不下沙子。两个人碰在一起,常为鸡毛蒜皮的事争执拌嘴。但吵归吵,过后该惦记的还是惦记,该帮衬的还是帮衬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老一辈人表达感情的方式——嘴上不认输,心里不含糊。

大半辈子辗转谋生,到了晚年,叔公终于迎来安稳的归宿。入住养老中心后,卸下了所有生活的重担,他的身板硬朗了,气色一日好过一日,性情也越发松弛开朗。

每次见面,他总爱拉着我们絮絮叨叨说个没完:三餐四季、邻里趣事,还要细细打听各家亲友近况。未了,总会拍着肚子打趣道:“这里伙食太

好,我都吃胖了。”

养老院里住着十几位老人,各有各的脾性。硬气的叔公,也有一颗柔软的热心肠。曾经同住的一位老人患帕金森病,生活无法自理。叔公主动照顾他,穿衣洗漱、端水递饭,直至老人走完最后一程。我们劝他不要太累,他说:“我手脚是不方便,但能帮一把是一把。”或许正因尝过半生被人疏远的滋味,他才更加懂得体恤他人的难,愿意向弱者伸出援手。

临别时,叔公坚决不要我们送的东西,他打开橱柜,说:“看,里面满满当当的,放不下了。”接着,用那双不健全的手,颤颤巍巍地把柜子里攒下的派发的日用品,一一抽出来,往我手里塞:“这些都是我用不完的,你带回去吧。以后不要再带东西来了,你孩子大了,用钱的地方多。我有国家养着,什么也不缺。”

叔公总是这样——我们带着心意来看他,他却次次反向馈赠,不肯占晚辈分毫。

缓步走出养老院时,看到墙上一行字:“浪漫岁月,让我们陪着您慢慢变老。”

我不禁又回望了一眼正在门口目送我们的叔公。夕阳把他的身影拉得很

九龙口

苏北平原的水有魂魄。

九条河从四面八方汇集,聚到一处,芦苇荡中生出一座小岛,当地人叫九龙口。

水绕着岛,岛浮在水上。乡里人世代口传,有九条神龙护着这片水土,风吹不动,水淹不着。

天还没亮,我就往那边赶。到了九龙口,雾很重。九条河道朦朦胧胧,看不见头,也看不见尾,四下里只剩静静地流水。岸边停着几条小船,船老大五十来岁,脸晒得黑红,蹲在船头。见我走来,站起身:“上岛吧,这会儿去正好。”

小船离开了岸,木橹悠悠划过水面。雾还没散尽,两岸芦苇叶上挂满露珠,船身擦过苇丛,露珠簌簌落在船上。船老大摇着橹说:“你来得正是时候,五谷树刚好开花。”我问他,这树当真能预知年成丰歉?他憨憨一笑:“老辈人传下来的。去年树上结的果子模样像小鱼,这片荡里鱼蟹成群,一网下去拉不动。今年结的穗子像稻谷,会有好收成。”

说着闲话,龙珠岛到了。岛不大,走上片刻就能绕一圈,四面环水,安安稳稳泊在水中央。船老大告诉我,这岛还有个名字叫沉浮岛。任凭河水涨落,岛身也跟着沉浮,从没被大水淹过。“老祖宗说,底下有龙托着呢。”

岛上那棵五谷树格外惹眼,树干粗壮,枝叶铺展开像一把巨伞。花正盛,隔着老远就能闻到那股清清淡淡的香。树下一圈木栅栏,树枝上系着不少红布条,风一吹,沙沙作响。有的布条年深日久,颜色褪得发白,是早年乡人系的;有的色泽鲜亮,该是清明前后刚系上去的。有个布条上歪歪扭扭写着“全家平安”,笔迹稚嫩,像孩童手笔。还有个布条上简简单单画了尾小鱼,想来是祈求鱼粮丰足。

我伸手摸了摸树皮,糙得很。想起小时候,外婆曾带我到一座庙里的老树上系过红布条,许的什么愿早忘了,只记得她把我举起来,让我亲手系在最高的枝丫上,说

那样神仙才看得见。外婆去世多年了。她能替人记着那些心愿。这棵五谷树年年开花,岁岁结果。

船老大把船拴在岛边石桩上,陪我走上小岛高处。九条河道尽数铺展在眼前。芦苇长得正盛,满目青翠,风一吹便沙沙作响。水面上几只白鹭,素白的身影低低盘旋。野鸭子在水里时沉时浮,钻出水面时,嘴里叼着一尾小鱼。

从高处下来,他在路边小摊旁坐下,抬手指着一条河道:“你瞧那条,就是古邗沟。”我仔细看了看,它和别的河湾并无两样。“早先运盐、运粮、运南北货的漕船,都走这条水路,我们祖祖辈辈靠着这一方水土过日子。”

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,水波平静,看不出任何波澜。

我问他,住在这水边闷不闷?他想了想,说:“闷啥?水养着人,人敬着水。夏天采莲,秋天捕鱼捉蟹。水里有的,岸上不一定有。人这辈子,活得就是个知足。”